



地质宫掠影

□高宏宇

曾经久久坐在一棵蒙古栎下，看午后阳光缓缓穿过文化广场，抚过威武的石狮和威严的龙柱，沿着青石台阶，把越来越浓重的昏黄，一路染上地质宫的汉白玉围栏和朱红门柱，再攀上它灰色的外墙和彩绘的雕梁，把最后的笃定停留在它墨绿色的琉璃瓦顶之上。鸟声斑驳，西风不劲，光影流动间的地质宫，更像一位饱经沧桑而依旧矍铄的智者，深掩起一段尘封了近一个世纪的往事……

1932年，伪满洲国新“皇宫”选址几经波折，终于选定杏花村，并于6年后，即1938年9月开始勘探设计，投入施工。新“皇宫”拟占地51.2公顷，相当于北京故宫的三分之二，格局基本照搬传统宫廷结构。幻念中的这座新“皇宫”，雄踞一方，坐北朝南，宏伟壮观，面对的是伪满洲国“国务院”及各部建筑。

随着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工程也随之停止。搁浅了的烂尾“皇宫”，就像一块痼疾，长久贴附在城市中。直到1954年——

当东方第一缕曙光冲破浓雾，轻轻洒落在城市上空，刚刚落成的地质宫蘸着清晨的露水和鸟鸣，默不作声地开启了一个精妙绝伦的光影童话。

地质宫最初即为地质学院而建。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全国范围内仅有的299位专业地质工作者，怎应得国家建设之急？好在1950年，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怀抱。为尽快培养地质人才，1951年，“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在溥仪新“皇宫”旧址上开始了筹建。学校由李四光任校长、喻德渊任副校长，全国各地地质专家跨越山海汇集长春，共同修建这所学校。在人们夜以继日地建设之下，这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式建筑，仅用一年多时间即完成验收，投入使用，郭沫若亲自为地质宫题写了匾额。

走出地质宫学子们，或踏上荒无人烟的戈壁，或涉过风高浪急的激流，或深入寸草难生的荒原，三峡工程、大庆油田、科技勘探、教育圣坛……处处闪现着他们忘我工作的身影。

从东北地质学院到长春地质勘探学院、长春地质学院，再到长春科技大学，直至融入新的吉林大

学，几十年间，地质宫所属学校曾历经多次改名，然而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那便是，一直有新的成就在地质宫中诞生。“建章珊瑚”的发现，我国第一台航空核子旋进式磁力仪的研制成功，享誉国内外的中国变质地质图，我国最早的一批地下水水质模型……每一件，每一件，都是共和国建设历程上光彩夺目的一笔。

卧下去，是一个梦。站起来，是一道光。如今的地质宫，作为吉林大学朝阳校区的地球科学学部（现“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和地质博物馆，像一道穿越烟霭的强光，以其丰富的藏品和恢宏的气度担负起彰显长春精神气质的使命。

推开地质宫朱红色的大门，踏上中央大厅泛着水光的花岗岩，墨绿底色里嵌着的云母碎片，像凝固了千年的星河，随着脚步移动，静静地复苏，缓缓地流动起来。随之苏醒的，还有墙壁上的大型地质壁画、高逾6米的黑龙江满洲龙化石以及博物馆内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娇小长春龙化石、猛犸象骨骼、三叶虫集群化石、巨型硅化木化石等一系列生物藏品，以及各种矿物、宝石和陨石标本。轩敞的展厅，高高的穹顶，古色古香的装饰，似乎自带一脉端庄肃静的气韵。置身地质宫博物馆，连呼吸都变得异乎寻常的清透、清凉。于一片静谧中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身体与灵魂也不觉间澄净下来。

白雪中遥望地质宫，朱红的门柱依旧热烈醒目，墨绿的屋顶依旧端庄沉静，似乎正以它端正的高姿，与新民大街上散落的古建筑一起，绘制一幅属于长春城的国风古韵。

暮色中回望地质宫，5楼的某个窗口渗漏的一抹昏黄，似乎还隐隐晕出黄大年忙碌的身影；雕檐下归鸟的啼鸣中，似乎又回荡起俞建章教授朗朗的讲授……

俱往矣，曾经的帝王幻梦。承继吧，不朽的奋斗历程。熠熠然，穿越时空的地质之光！

人们常说：“喜鹊叫，好事到。”究竟是此地洋溢的吉祥与希望吸引了喜鹊，还是喜鹊的翩然而至到这里增添了祥和奋进的气息？2023年4月初，我肩负起撰写我国著名高分子物理学家冯之榴传记的重任，由此踏入这座承载着深厚底蕴的院落——冯之榴奉献了近半个世纪心血的地方。

那是个春日晴好的日子，抬眼望去，在办公楼与图书馆间的小花园里，三五只喜鹊欢快地栖息在几棵树上，叽叽喳喳，宛如在奏响一曲生机勃勃的乐章。这座院落，便是坐落于北国春城长春南湖之滨、人民大街5625号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回溯往昔，上世纪30年代初期，这里还是一片荒草丛生之地，自然难以寻觅喜鹊驻足歌唱的身影。1936年，伪满大陆科学院在此破土动工，此后直至1941年，18栋房舍相继落成。

直到1948年，这座建筑终于迎来了喜鹊舒心的歌唱。东北行政委员会接管了原伪满大陆科学院，在旧址上组建“东北工业研究所”；1949年9月，又更名为“东北科学院研究所”。

1952年1月20日，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前来视察，并欣然题词：“东北从事科学研究的同志们，很能配合实际需要，使科学研究能为工业、农业、国防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服务，成为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先锋。”同年8月，改称“中国科学院长春综合研究所”。年末，中国分子光谱研究的奠基人、物理化学家吴学周先生，率领43名科技人员奔赴长春。他们的到来，为研究所注

入了一股强劲动力，成为其转型发展

的关键转折点。1954年6月，长春综合研究所的化学部分与从上海北迁至长春的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合并，“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正式诞生。两所的融合，为学科建设筑牢根基，也为日后的长远发展铺就了坚实道路。1955年，我所撰写科学家传记的主人公——冯之榴，与丈夫、著名科学家黄葆同，冲破重重阻碍，从美国毅然归国，投身长春应化所。我想，在他们踏入长春应化所的那一刻，定能听到喜鹊欢快的歌声。

喜鹊歌唱的院落

□曹景常

喜鹊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声啼鸣，都仿佛为这里带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在这里，每一步前行的足音，都是“中国应用化学的摇篮”蓬勃生长、奋勇向前的铿锵旋律；每一座建筑，都承载着科学春天的温暖与希望。

初次走进长春应化所，我从人民大街的正门而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座极具民族风格的主楼。它建成于1962年，由中国科学院建筑设计院精心雕琢，吉林省第一个建筑公司匠心打造。建筑采用传统对称式布局，庄重而不失典雅，地下一层，地上五层，局部六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坚固沉稳。水泥浇筑的挑檐处，镶嵌着绿色琉璃瓦，在阳光的照耀

下，泛着温润柔和的光泽；外墙黄白相间的瓷砖，简约而富有韵味，飞翘的檐角，宛如时光的使者，静静诉说着过往的故事。这座建筑不仅是应化所的标志性象征，更跻身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长春十大建筑”之列，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漫步于应化所的园区内，浓厚的学术氛围如轻柔的微风，拂面而来。在松柏环绕、花草繁茂之处，吴学周所长的半身铜像静静伫立。他手持放大镜，面容慈祥，目光坚定地凝视着实验主楼，仿佛即便时

光流转，也从未停止对科研事业的关注与守护。遥想当年，吴学周所长坚守气节，为保护珍贵的科研物资，他带着资料和仪器，躲入山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又马不停蹄地投身科研工作，为长春应化所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开创了中国应用化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应化所这片科学的热土上，伴随着喜鹊的歌唱，仿佛每一天都能收获全新的喜悦、怀揣美好的期待，见证科研事业不断迈向新的高峰。

的景观，从民国时期的荒芜，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简朴，再到如今的繁花似锦。这组照片无声地诉说着时代的变迁，见证了长春的发展与进步。

拂时光，慢慢行，寻找骄傲的长春昔日辉煌。

“上游3026”火车头静卧在公园东南角的铁轨上，它见证了长春作为铁路枢纽的辉煌历史。斑驳的黑色车身上，“SY3026”的编号在阳光下若隐若现。这台产于上世纪60年代的蒸汽机车，曾是东北工业大动脉上的“铁骆驼”，满载着木材、煤炭穿梭于白山黑水之间，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条300米长的“抗战铁路主题步道”延伸着。铁轨枕

一位空军先驱的壮烈人生，这里便是方华烈士纪念碑。站在碑前，仰望那架永远向上的战机，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英雄虽逝，浩气长存；吾辈当自强，不负盛世！

拂时光，慢慢行，寻找幸福的长春市井诗篇。

胜利公园自然风光秀美，四季轮回宛如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夏日，湖面铺开翠色绸缎，粉荷在涟漪间翩翩起舞，如同芭蕾舞者们般优雅；秋霜点染枫林时，柳树也挥起黄色翅膀，为公园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当冬雪覆盖冰湖，天然滑冰场传来少年们清朗的笑声，与春来时紫叶稠李落英缤纷的静美构成了时空的和弦。

晨曦中，太极拳方阵如白鹤舒翼，动作轻盈而舒缓；亭台下，象棋落子的脆响惊飞了麻雀，孩童的嬉笑声，天真清脆如同穿透岁月的风铃。118米——长春第一高的摩天轮仍在缓缓旋转，游乐场的喧嚣中荡漾着棉花糖的甜香，那座长春第一个旋转木马上孩童的笑脸与30年前泛黄照片里的面孔奇妙重叠。

拂时光，慢慢行……星辰缀满夜空，公园内人群渐次稀疏，唯有百年古树在晚风中摩挲着年轮里的记忆。百年间，它的灵魂始终属于那些在树下爱过、笑过、思索过的每个人。真正的历史从不只书写于典籍，还铭刻在百姓清晨太极的起手势里，少年划过湖面的第一桨中，每双踏过四季的脚印深处。此间的日常，才是对时光最庄严的礼赞。这座以胜利为名的百年公园，铭刻着历史的荣光，这时光绿洲的每一寸草木延续着永恒胜利——那是信仰的胜利、精神的胜利、人民生生不息的胜利！

致北书房[外一首]

□尘 轩

如果一座城市里没有书店
那还不够让人向往
架子上一部分是木柴与烈火
一部分是岛屿和海洋
只要打开它们
便理解了了你的一部分黎明
不必指出哪册是峡谷、丛林或
岛屿

哪本里有一架梯子或天窗
哪套是竹林和群山
翅膀洁白，像欲飞的白鸽
哪句万物岑寂，哪页如语言的集市
每一天，都朝向未知
而所有的门都为了等待
你站在它们面前，总能听见脚步声
从纸的内部冉冉升起

春京西邮局咖啡

定有人坐在苦香味里展纸写信
不为邮寄，不为说近好
甚或变成一位抒情诗人
漫无目的地写，看上去没有旅程
像朵花，并不为某人单独盛开
只想让语言结出种子，有个结果
不至于像花般容易凋零
因陌生感常在，人便想致信熟人
没有哪个坐标最为精准，适合投递
这时空中，它们每天都不一样
谁愿在那些地址里等一次尘埃落定
搜罗哪怕邮票大小的一个答案？
总有人用文字把信纸变得没有空隙
像树长满叶子，只有欲言又止的飘落
而下
夜晚写明亮的信，白昼写醒目的信
纸超出原有厚度，抵达了另一种真实
没动用咖啡的液体写信

也就没用过独特的苦香味表达
那些文字又如何穿越峡谷、溪流、星辰大海
抵达，每个无色无味的你
写信，是在洁白的树上造巢
然后离开，让信成为候鸟或者留鸟
每天都有人坐在窗前，都有松鼠坐落
写封信，再返还剩余的时光
有些话语便匮乏了，像枝头松鼠越来越少
枝头一轻，心野的爱恨便不再沉重
没有哪种咖啡是你熟悉的
冲煮他们的人，每天的心情都不一样
想好的话该写进信里，还是融进
杯子？
邮局去得少了，咖啡也不敢多饮时
写信的念头和苦香味是否还会经久不散？

历史文化街区走笔

——吉林省作家协会、吉林日报社联合主办